鍾惺集/3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二 ◄

鍾惺集
卷三十三

► 卷三十四

卷三十三・策

其一

（問：信者，國之大寶。乃顛倒駕馭，又有貴於不測者。不測，又何以信也？唐、虞、三代，道法相維，何嘗以不測行之？豈其作用反出後代人主下乎？皇上聰明強智，俯視臣民，前代無比。久道化成，其情偽短長，靜觀已熟。有何所出吾彀中，而必用此神變不測為也？其亦可頻用之而長守之歟？若頻用之而長守之，則又不神不變矣，安在其不測也？夫治天下，曰道、曰法，言信也。而又曰權、曰機、曰術，三者似又皆以不測為言。宋臣蘇軾乃謂：舍其所不可測，而示其所可信。豈舍此三者，而專用道法？亦有並行不悖者乎？諸士其析之。）

人主可以使天下不吾測，而不可使不吾信。其於天下也，不能有所必信，而終不能恃其所不可測。夫不測者，至神至變之名，出於偶然而不足恃者也。恃吾之不測，以實其不信之心，則將頻用之而長守之。頻用之而長守之，人亦以為常而不之怪，則是天下之不神不變者，反莫大乎是，而吾之所操始窮。

古帝王務持其所不窮。故堯舜之民，以堯舜之心為心，率天下聽於道，正直坦易，使天下油然不肯離於其中。三代而後，民自以其心為心，故率天下聽於法，整齊嚴翼，使天下肅然不敢逾於其外。天下無不可信於我，而吾無所用其不測矣。

我皇上聰明強智，時數邁古，默識靜觀，察天下深淺，既久既熟，視天下臣民，有一出其彀中者乎？即嘉與天下，由道守法，明白易簡，於以恭己，太平有餘。而皇上以為，如此吾安用此聰明強武為也？於是不能不別有所操。奚以明之？用人行政，治世之大端也。以為有人不用，而未嘗不自用其人；以為有政不行，而未嘗不自行其政。皇上自以為至神變，至不可測，吾如此可以不信天下，可以使天下不敢不吾信，而又可以聽天下之信與不信。

然愚生觀天下人情，不盡如皇上所擬也。其始猶以為皇上有所猜，有所玩，有所恪。三者皆一有所出之，而卒不得其征。直以為倦而置不理爾，以為其中無所有爾，以為混混莫辨爾。譬持刺而謁於貴者，將命者延之入，延之坐，延之語，主人若將出；久之不出，以為竟不出，且他有所之也。譬持券而貸於富者，居間者難其事，展其期，峻其約；日復一日，知其中本無可貸，且他有所竊之也。譬持古玩而求售於賞鑒者，口亦沈吟，目亦流視，手亦摩娑；察其神，似原無所解，且意不欲購，力又不能購，而姑以為名也。是其始皆出之偶然，久之人且習為常而不之怪，故易窮也。今莫若借其情而反用之。欲借其情而反用之，在就人所習為常者，仍出之以偶然，而若不為意。請言其凡：

輔臣者，皇上之心膂也。皇上欲使吾之操柄皆不為之用，而又欲其人之才力堪為我用，是以三十年來，姑進姑退，不進不退，似常有一極專者著之胸中，而又不欲有一極庸者著之眼中。世有不專而又能不庸者，吾孰從知之？則有召對批答之法。夫才之能否，一見得之；心之邪正，再見、三見得之。使宰相流品與人主情形習，而朝廷職務與宰相心手習。其不大專而有才者馳騁，而不虞其有餘；不大庸而能自守者坐鎮，而不虞其不足。彼皆不能用我，而皆為我用。此處輔臣之道也。

大僚者，皇上之手足也。夫部院必有左右，卿寺必有丞貳，非獨為一官一人，一人一事。人有品，士有志，朝有法。岳牧之不能無四凶，舜禹之不能無巢、許，勢也。故矛必二，弓必重，凡以備則可以去取，而缺則不遑求精。今缺者不補，補者不問其人，且誘之來；補者不來，來者不問其人，執之勿去：則上不能無苟且含糊，而下益為頑鈍滯鬱。且使今日欲去不能去之人，即他日求來不得來之人。朝廷紀法，士大夫風節，無一可者。故必備員，而後能以黜陟還之主上，是非還之天下，出處還之其人。此處大僚之道也。

言官者，皇上之耳目也。皇上概以為沽名嗜進耳。借使天下皆不愛名譽、不愛爵祿之人，皇上安得而用之？皇上恐其太重，而愚以為勢不能使之必輕。一言也，上不以為可，業

有可之者，非惟可之，且陰用其言矣。一言也，上不以為不可，業有不可之者，非惟不可之，且陰不用其言矣。其可其不可，其用其不用，不在言者，則在下之聽言者，而皆不在上：則何不寬以收其議論，而嚴以課其職業，而上始有其重。此處言官之道也。

至於大政事，大機宜，如宮闈朝廟、藩服邊方、士風吏治，待舉待修者不知其幾，皇上似但取一二極切要不可已、而又極尋常不足疑、不難了之事，雖庸眾之君所不求而必得者，故為之茹吐伸縮，用以綴臣下之心口耳目。使其求之如呼天填海，幸而得之，即如河清日卻。而又予其半，留其半，使求者不暇他有所求，而得者不思別有所得。若其所求所得，皆臣下之物，可攜以入己、揭以與人者也。

二十年以前，群臣猶望朝講、郊廟、罷榷使諸務。今自婚葬得旨外，不過日夜望儲宮講讀、補大僚、下考選數事而已。此外不以為新奇必不得之數，則以為迂爛不必開之口。皇上自謂得計，而不知皆誰之事也。然而不可以此料君父也。神聖舉事，出人意表。方其藏於穆然兀然之中，如淵之深，如山之重，人且見為定理，為常事；及其發於忽然卒然之頃，則雷電之乍驚，而江河風雨之驟至也。如近者慈寧示警，固祖宗百靈特垂此異象於不祥之人，以動夫堅忍強力不易動之主。上果一日出見廷臣，天日清曠，疑者釋，否者通，蟄者動，囂者寂。此所謂出之偶然，借其情而反用之之效也。

蓋道揆法守，必曰信道，曰信度。而孔子曰權，曾子曰機，孟子曰仁術。之三物者，無乃遊移轉徙而不可信者乎？非也。權者，衡之錘，所較不可必而無不較也。機者，箭之括，所發不可必而無不發也。術者，四達之塗，所由不可必而無不由也。不可必之謂不測，無不然之謂信。蘇軾所謂去其所不可測而示其所可信，蓋用此三者與道法相御相濟而行也。若是，則雖頻用之而長守之，而愚不敢以為不神不變也。

其二

（問：朋友列達道為五，而又皆居其會以為用，乃所云「不信乎友，不獲乎上」，似獨與君臣相關，何也？《詩》言求友，何至遂云「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」，非以其信歟？觀古交道，有異常情。夫既云知我矣，何不舉以自代？已不相能矣，何知其必薦己？厥何以戮仆？向何以不謝？河曲折趙穿之躁矣，穿出而身與俱出，胡以不幸其敗？伐蜀駁司馬錯之疏矣，錯未行而己先行，何以不忌其成？乃至生臣死臣，覆楚復楚，立孤死難，何不同若是？然皆面相質，而預言之，初終不爽，信矣，於和平何居？夫信友獲上，既合為一，而《詩》所云「得罪天子」、「怨及朋友」，似又分而二之。今君臣朋友之際，

其難猶未至是。夫亦有所不能自信而信於上者，而未可謂獲上之難乎？是宜深自反也。故信之說，願諸士索言之。）

人與人相與也，雖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中，亦何嘗無朋友哉？然必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，何也？嘗試思之，人於數者之人，蓋有偶然不相接之時，而又不能不別有所接。別有所接而若不相識，相識而不相關，則人生之趣，至此時而幾乎盡。孰使之幾盡而復生者，其朋友之交乎！按其跡，但若舉數者外所不能收拾，無所隸屬，閑剩浮逸之人，委以為歸，而受其所有餘；究其用，又若舉數者中所不能與共，不可相分，泮渙虧缺之事，待以為繼，而周其所不足。則雖不欲專立朋友之名與數者而五，不可得也。

《伐木》之詩言求友，不過飲食歌舞之事，精感幽通，至於「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」，朋友之道，孚格神明，而況於人乎？何者，信故也。

孔子曰：「不信乎友，不獲乎上」。似獨觀友道於君臣之際者，愚生知之矣。蓋此中流品所聚，相引相推，而君臣之道，藉朋友以與立；名利所生，相引相推，而朋友之道，至君臣而易衰。盛衰之際，疑信所感，上與下得失之關也。

夫五倫，惟朋友曰交，是必有所以交者。故其時之師濟無論也，雖亂朝險世，苟其氣類相求，必有所不可解者。人之聖賢無論也，雖偏人奇士，苟其肝膽相照，必有所不忍負者。其志同道合無論也，雖分途異趣，苟其才情相慕，必有所不能舍者。其永好久要無論也，雖中乖晚隙，苟其風期相賞，必有所不能忘者。管仲之於鮑叔，其知我至比於父母。仲且死，君問鮑叔牙何如，仲不答。知叔之工於知人，而拙於自運也。仲舉叔，是誤國，且誤叔也。曹參之於蕭何，已不相能矣。何且死，人疑誰代何者，參知其必薦己。知何之急於公家，而緩於私嫌也。何舍參，非負參，乃負國也。宣子舉韓厥，厥戮其仆。惟宣子之仆，是以戮之。非其人，仆未易戮也。祈徯脫叔向於死，惟祈徯，故向可不往謝。非其人，不謝不可也。河曲之役，穿欲戰，盾不欲戰矣。穿出，而與俱出，曰：「秦獲穿也，獲一卿矣。」何以不幸其敗？國之敗，其可幸乎？伐蜀之議，錯曰可，儀曰不可。錯未行，而先行，至城闕邑里，皆儀手置。何以不忌其成？國之成，其可忌乎？管仲、召忽之事糾也，一曰子為生臣，一曰子為死臣。伍員、申胥之別於楚也，一曰我必覆楚，一曰我必復之。程嬰、公孫杵臼之在趙氏也，一曰立孤難，子勉其難者；一曰死易，我為其易者。豫道之不虞其泄，分任之不必相侵，各擇其志所能為，所不欲為，其力所能為，所不能為，其地其時所得為，所不得為，而卒皆無不為，何其信也！是其意皆起於國家，不起於私交。即真為私交，而原不為勢利。愚以為真有為私交、不為勢

利之心，則雖不盡為國家，皆可以自信而不見疑於上。不見疑於上者，獲上之道也。

今天下無人而非友也，無地而非交也。反而思之：有生不用其言，死而流涕，如孔明之於費禕者乎？有其友已死，不惜身為優伶，表其身之廉，以振其子之困，若優孟之於叔敖者乎？有其人已降虜，既與之友，不廢交情，賦詩錄別，如蘇武之於李陵者乎？有既以名節相友，窺其人熱中榮利，而割席規之，如管寧之於華歆者乎？有受其恩禮，終不可屈，而終報之，既已報之，而又以死脫之於厄，如關壯繆之於曹公者乎？有當人強盛，能亢異同，既睹衰危，反興憫惻，望屋奔亡，具舟相待，如王江州之於王應者乎？有廢其人，使之咄咄書空，而猶稱其有德有言，如桓溫之於殷浩者乎？有既相仇殺，遇有興會，輒爾相思，如王忱之於王恭者乎？有素負時名，與之友善，功隳名敗，上書相理，寧與同罪，如杜甫之於房琯者乎？有以黨友牽竄，念其親老，以近易遠，如柳宗元之於劉夢得者乎？之數者，惟武侯、關公為國家居多，其餘則皆為友耳。要其眼底皆曠而不卑，其胸中皆特達高遠而不沾帶，其情皆真至而無飾，其肝腸皆熱，舉止皆快而不悶，其識力皆專定，途皆直遂而無依傍、無紆回，雖不必盡為國家，而用其道皆可以獲上。何者？信故也。

孔子以信友獲上為一，而《詩》則曰：「云不可使，得罪於天子；亦云可使，怨及朋友。」又似分而為二。今君臣朋友之間，其難未至是也。聖天子深心慧眼，無所事事，而高其視聽。誠有怨及朋友其人者，聖天子必不以為不可使而罪之。愚觀今之交道，得無有不能自信而輕且疑於上者乎？請以真心反之：蹊徑破可也，不破可也，而人才不可不惜。真有惜人才之心，無蹊徑可破矣。意見化可也，不化可也，而國是不可不定。真有定國是之心，無意見可化矣。嫌疑忘可也，不忘可也，而國體不可不存。真有存國體之心，無嫌疑可忘矣。議論省可也，不省可也，而職業不可以不修。真有修職業之心，無議論可省矣。夫真心為朋友，可以取信於上，而況真心為國家乎？夫有初乖而終豫者，廉、藺也，寇、賈也。有相反而相成者，房、杜也，姚、宋也，司馬光、蘇軾也。有進而爭、退而如故者，韓、范諸公也。凡此皆不害為和平。即不盡和平，而不害為真心。真心之謂信，信故不得輕且疑之，而卒收獲上之效。

今使深心慧眼、無所事事之聖天子視聽於上，謂此屬憧憧往往，不起於國家，而起於私交；且不以為起於私交，而起於名位。雖風偃波流之中，不無特立之人；木落石見之後，不無徐定之日。上且以為天下盡如是，而長此不反，則舉君臣朋友之間，遂無一可信者。而天下事殆不忍言之矣。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張集》止此）〉